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11

臺灣現代派 小說研究

朱立立 ◎ 著

本書運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
有關分裂意識與苦惱意識的論述；
以及查爾斯·泰勒、愛里克森等人的認同理論，
把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主義的風行
作為裹挾在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跌宕之中的，
臺灣知識者的精神私史來探尋……

透過現代派小說文本的解讀，
將反映戰後西方社會危機的現代主義與哲學
(特別是存在主義) 和臺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
知識者的憂患與焦慮相銜接……
是一本思路獨特、具有理論穿透力的學術專著。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12

台灣現代派小說研究

朱立立◎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現代派小說研究 / 朱立立著. -- 初版. -- 臺北
市：人間, 2011. 03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30-1 (平裝).

1. 臺灣小說 2. 現代小說 3. 文學評論

863.27

100004333

台灣現代派小說研究

著◎朱立立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 59 巷 7 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221-8866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1 年 3 月

定價 新台幣 350 元

目 錄

序：劉登翰／ 5

引言／ 9

第一章 臺灣現代派文學研究綜述／ 27

一、大陸的臺灣現代派小說研究／ 27

二、臺灣和海外的臺灣現代派文學(小說)研究觀察／ 31

第二章 存在的焦慮與勇氣／ 50

一、存在主義哲學與文學／ 50

二、戰後臺灣文化背景下的存在主義思潮／ 59

三、現代派小說的一種解讀方式／ 90

四、白先勇：存在、時間與文化憂患／ 94

1. 「臺灣自己的存在主義小說」／ 94

2. 白先勇的時間哲學／ 99

3. 從個體存在之焦慮到民族文化之憂患／ 114

五、王文興：困難的人——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私史／ 128

1. 質疑、否定與思考／ 128

2. 困難的人：反諷性生存悖論／ 132

3. 知識份子異化的精神私史／ 140

六、七等生：荒誕境遇中的自我抉擇和倫理拷辯／ 153

1. 憂鬱而偏執的存在主義者／ 153

2. 荒誕境遇中的異鄉人／局外人／ 166

第三章 浪漫性：臺灣現代派小說的一個精神維度／ 183

- 一、末世情緒籠罩下浪漫精神的反彈／ 183
- 二、現代與浪漫／ 189
- 三、從浪漫的放逐到浪漫的回歸／ 194
- 四、臺灣文學中的浪漫性／ 201
- 五、王尚義：苦悶的象徵／ 204
- 六、七等生：超驗的想像與陰鬱的寫作／ 216
- 七、馬森與李永平：漫遊書寫與自我追尋／ 236
 - 1.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236
 - 2. 《海冬青》的臺北漫遊書寫與國族想像／ 244
- 八、壓抑的浪漫性／ 251

第四章 臺灣現代派小說的語言與文體／ 254

- 一、溫和與極端：臺灣現代派的兩種語言和文體／ 254
- 二、純化與雜化：文化身分焦慮症的語言發作／ 268
 - 1. 語言之純化：想像中國的一種方法／ 269
 - 2. 語言之雜化：嘲弄、戲謔與狂歡／ 275
- 三、個人化私語的奇觀／ 281
 - 1. 破碎的敘述與存在的困難／ 281
 - 2. 宣洩、凝思與禱告：自我與世界的論戰／ 295
- 四、形式實驗中的精神積澱／ 302

結束語／ 307

參考文獻／ 312

序

劉登翰

臺灣的現代主義風潮，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由詩與繪畫發端，恣肆橫溢，迅速波及到小說、戲劇、音樂、舞蹈等多個文學藝術門類。儘管初期還帶有某些模仿和生澀的痕跡，特別其與傳統的格格不入，曾經遭到來自社會不同方面的批評乃至阻撓，被指斥為「背棄傳統」、「脫離現實」等等。但恰是這些批評，幫助現代主義的弄潮兒們從自己成功或不成功的實踐中，深刻省思，以本土的「中國方式」和現實的「精神投射」，重新為現代主義在中國塑型和定義，使這股最初颺起於西方的藝術風潮，找到它在中國的現實土壤，甚至成為一個時期臺灣文學的主要代表，波蕩起伏地延續到今日，並以其叛逆的現代精神，涵化在多種藝術思潮之中。半個世紀以後，我們回眸這股衆說紛紜，至今仍還褒貶不一的風潮，越加感到它對臺灣文學發展的意義。事實證明，五六十年代，這是當代臺灣文學進程中問題和爭論最多，因而也最生機勃勃、最富於創造力和湧現出最多重要作家與作品的一個時期。

如果把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放在 20 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更大背景上來看，它的價值便更進一步凸現出來。現代主義曾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向西方尋求啟蒙的文學火種之一。不過，在當時危機重重的歷史環境中，現代主義始終未能進入以啟蒙民衆、救亡國家為主要職責的文學的主流，只以其偏鋒的新穎和銳敏，蜿蜒在藝術與現實的夾縫之中。逮至 50 年代，更在日益加劇的極左思潮的籠罩下，被判為「頹廢沒落的資產階級藝術」，遭到嚴厲的譴責和批判，而幾欲消亡。恰是這時，它蜿蜒的流脈在臺灣突破重圍的異軍崛起，不僅豐富和完整了現代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而且和 80 年代以後現代主義重新在中國大陸復蘇一道，見證了這一藝術的頑強生命力。

因此，當朱立立告訴我，她決定選擇臺灣的現代主義小說，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時，我十分贊同。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從詩到小說和戲劇，雖然倍受海內外臺灣文學研究者的關注，論文也層出不窮。但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所呈現的獨異的「中國方式」和作為一種精神歷程的內涵，仍然還有許多未及深入和發現的空間，值得我們去探尋。

為了避免重複別人的研究，朱立立選擇了一條並不輕鬆的道路。她把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主義的風行，作為裹挾在中國歷史進程巨大跌宕之中的臺灣知識者的精神私史來探尋，以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及泰勒等人的認同理論，作為打開知識者心靈世界神秘之窗的鑰匙。這樣，作者不僅找到了自己探索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的獨特思路，而且把反映戰後西方社會知識份子和青年群體精神危機的某些現代主義哲學與文學（其中最為典型並影響深廣的是存在主義），和臺灣特定歷史背景下知識者的精神焦慮與憂患對接起來，使其對現代主義的解讀，落腳在臺灣的現實土壤上。這個解讀，不僅破解了現代主義是脫離臺灣社會現實的誤會，而且從精神層面上，揭示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深刻本質。同樣，作者還從黑格爾關於人的自我意識包含分裂意識和苦惱意識——即黑格爾意義上自我精神的悲劇意識與喜劇意識的論析中得到啟

發，把臺灣末世情緒籠罩下認同存在主義悲劇的自我迷失與異化的現代派，和作為對末世情緒精神反彈的追求內在自我自由與個性的浪漫性，看成是戰後臺灣知識者的兩個精神向度，同構地進行對比觀照。作者的這一分析，不僅在理論意義上對理清現代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與聯繫有一定價值，而且在揭示戰後臺灣知識者精神奧秘的豐富性，具有重要意義。再之，作者還從精神現象的哲學意義上，來看待臺灣現代派作家表述自己認同焦慮與危機的困難的書寫方式，即「以隱喻晦澀的形式書寫了一代中國知識份子苦悶掙扎的精神世界，一個具有世紀末情結的世界，一個以藝術形式表達反叛意識與革命性的語言世界。」在作者的分析中，語言和文體，所謂純粹的形式，都已經不再「純粹」，而「有意味」地成為表現這一代知識者「困難存在」的一種「困難的媒介」。臺灣現代派作家某些語言和文體的「怪異」與「荒誕」，正是為了表徵他們精神內在的「怪異」與「荒誕」。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看到，作者從精神史的角度，透過現代派小說文本解讀而對臺灣一代知識者的精神剖析，擺脫了一般作家作品論的論述模式，具有較強的理論穿透力。

我曾經讀過朱立立以往的一些文章。她是一個相當感性並具有較高悟性的研究者。她的優勢本來在於對文本的體悟和解讀，這是她的長處，也是她的不足。攻博三年，她努力從理論上提高自己，從這部專著中她對理論不無艱難的把握，可以看到她可喜的進步。相對說來，可能由於論文本身的體例與架構等原因，她充滿悟性與感性的文本分析優勢，反倒不容易顯示出來。此中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為了避開重蹈前人研究的足跡，她儘量選擇一些前人討論較少的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如討論王文興，一般評說較多的是《家變》，而她用更多篇幅剖析了王文興自稱「認真讀過的不會超過十人」的《背海的人》；而過去臺灣現代派小說研究者較少論及的李永平、王尚義等作家作品，她都納入

了分析的視域。這些努力顯示出作者獨具的視野，也表現出作者勇於探索的精神。

現在這本書就擺在讀者面前。不能說作者已經完滿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任務。按照最初的設想，本書還有兩個頗有意思的論題：身體書寫和宗教意識，由於時間和篇幅等等原因，未及納入。在一些具體的論述中，也尚有可以斟酌之處。但以我有限的閱讀，我以為這是大陸臺灣文學研究中對臺灣現代派小說比較系統、全面且具有理論分析深度的一種。我願意推薦給對此有興趣的朋友。

博士、碩士論文歷來是我所喜歡閱讀的。儘管常常可以發現其中的某些不成熟之處，但恰恰是這種「不成熟」所具有的銳氣和敏感，是許多「成熟」的文章所讀不到的。碩博論文是一個學者出發的基點。許多著名學者，他們的成名作和他們後來研究的最初基石，往往是他們學術生命開始的碩博論文；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碩博論文完成之後，即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原因，作為學術生命的開始也成了學術生命的結束。我希望於朱立立的當然是前者。臺灣文學研究是門看似熱鬧實卻冷僻，且又障礙著諸多非文學因素的學問，沒有清醒的熱情和冷靜的恆心，是很難進行到底的。但臺灣文學對於豐富和完整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和全景描述，又是必不可少的。為它付出熱情與恆心，是值得的。這也是我對朱立立及許多進入這一領域的年青朋友的期待與祝願。

匆匆，是為序。

2003 年歲首

引言

臺灣現代派小說孕育在臺灣複雜而特殊的現代歷史中，書寫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的重要一頁。臺灣現代派小說曾經以其心理表現的敏銳新穎及藝術上的銳意創新引人注目，也因其偏於內傾化精英化的表述方式以及先鋒出格的美學實驗而屢遭指責。作為在臺灣文學史上產生過較大成就和持久影響的一種小說流派，作為世界性現代主義文學家族中有著特殊生命形態和價值的一支，臺灣現代派小說的精神內涵和藝術探求，仍然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結束了五十年被殖民屈辱歷史的臺灣，二戰後又陷入新的困窘。現代派小說就是戰後臺灣文化危機的產物，這種危機是一種被迫從傳統社會中抽離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流離失所，也源於一種文化價值的迷失和自我身分的認同焦慮。戰後臺灣文化思潮幾經流變，五十年代，政治保守主義主宰一切，五四以來的左翼進步人文傳統被人為割斷，本土聲音受到嚴厲打壓，主流文化價值取向帶有高壓政治的意識形態色彩。六十年代，西化派紛紛崛起，現代派文學「一方面是伴隨西方政治經濟湧入臺灣的文化產物，另一方面又是臺灣社會經濟變遷對文學發展的一種現代意識的呼

喚。」¹ 現代派敘事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和東洋文化殖民語境裡的自我價值困惑，後發展現代化區域普遍產生的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化的矛盾衝突，不可避免地投射在其中；另一層面上看，現代派文學激烈而真實地顯現了臺灣的中國人因國族分離帶來的漂泊無根感。思想學術以及文學藝術領域的現代主義思潮，帶來了開放的敘述風尚和陌生化的形式元素，也傳達出自身文化傳統失範時向外尋求突圍的強烈意向。臺灣戰後文學經歷了政治化時期虛妄狂熱的戰鬥文學，五十年代感傷懷舊的懷鄉文學，以及部分軍中作家的歷史小說和靈異小說，人們內在地需要一種具有文學自律意識的、也更貼近心靈真實的文學敘事，現代派小說的興起正是這種語境下新一代作者小說革新意識的反映。對於根基並不深厚的臺灣新文學而言，現代派的小說觀念與書寫方式顯得新異而陌生，富有挑戰性；這種革命性或挑戰性不限於形式，也不限於文學的內部。戰後混亂、迷惘、壓抑的時代情緒需要沈澱和宣洩，現代主義文學藝術，與存在主義等思潮相互交錯匯聚，與浪漫精神合流，正真實地顯現了五六十年代抵禦官方專制話語的叛逆性亞文化思想情緒。

從嚴格意義上說，現代主義等外來文化資源進入臺灣，尤其是進入以知識份子為主流的小說創作之後，已不再是純粹意義上的外來文化，而是在多年的現代化潮流中逐漸融進了本土文化之中。現代派小說家創造了一批已經被典律化的漢語文學文本，《臺北人》、《家變》、《我愛黑眼珠》等已經成為 20 世紀臺灣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的經典。² 現代主義風潮過後，出現了規模更

1 劉登翰等主編《臺灣文學史》上卷，海峽文藝出版社 1991 年，第 37 頁。

2 這裡提及的幾部作品（集）都被列入臺灣《聯合報》1999 年評選出的五十年來「三十部臺灣文學經典」之中；《亞洲周刊》評選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臺北人》與《家變》榜上有名。

大或更成熟的現代派文本，如長篇小說《背海的人》、《孽子》、《海冬青》等。五六十年代以來，現代派群落產生了為漢語讀者廣為接受的溫和現代派作家白先勇，也出現了受到海內外學院好評卻難以被大眾接受的激烈現代派作家王文興，以及女作家歐陽子、陳若曦、施淑青等。戰後不同世代的不少臺灣作家都沈迷過現代派小說敘述，如被文學史遺忘的兼具現代意識與浪漫氣質的外省作家王尚義，生於臺灣的零餘者、「隱遁的小角色」七等生，「流浪的中國人」聶華苓、叢甦、馬森，後來向現代主義反戈一擊的傑出小說家陳映真，未曾受到漢語文學界應有關注的偏執現代主義者李永平，一直銳意創新、與現代主義藕斷絲連的鄉土作家王禎和、宋澤萊……正是這些個性迥異的作家用他們各自的方式，選擇了現代主義這種發源自西方的藝術形式為參照物，構築出特殊歷史文化語境中動態的臺灣現代主義精神。

我把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解為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精神現象，也理解為個體認同危機與文化認同焦慮的一種複雜呈現方式，一種戰後臺灣知識者精神私史的文學敘事。在我看來，現代派小說的湧現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一部分現代知識份子企圖在傳統文化解體的情況下，吸收西方現代文化資源，取他山之石再造自己的藝術殿堂，並且通過小說世界的營造，來尋求精神突圍，建構自我認同。我選擇精神史這個研究視角，意圖借助現代派小說的文本解讀，探析歷史與現實曖昧糾纏中的臺灣現代派小說的精神世界，一窺戰後臺灣社會體制和知識場域中知識人獨特的精神形態和存在價值。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是一部人類尋求自我精神本質的歷史，對於人類尋求自我精神根源的衝動有著深刻論述。在這種精神哲學看來，人的自我意識包含了苦惱意識與分裂意識：「苦惱意識……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自身確信的悲劇的命運。在它的這種確信中，他是喪失了一切本質性〔一切價值和意義〕，甚至是

喪失了自己關於本質性的這種自身知識的意識，——換言之，它是喪失了實體和自我〔主體〕的意識；苦惱意識是痛苦，這痛苦可以用這樣一句冷酷的話來表達，即上帝已經死了。」³苦惱意識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一種悲劇意識，它表明異化世界潛在於，使人與其本質之間發生了抽象的偏離，它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個體性的失敗。而到了分裂意識那裡，「異化世界則是直接的現實存在，人與赤裸裸的對象世界相對抗。這是一個人與其本質現實分裂的世界，人直接感受到現實社會的陌生、僵硬與冷酷。……分裂意識是一種喜劇意識，它對世界嬉笑怒罵，對它自己嬉笑怒罵的態度本身亦嬉笑怒罵，它用卑鄙下流來對抗罪惡骯髒。……通過對世界和自己的諷刺和批判，它的個體意識不但沒有失去，反而更加明顯了。」⁴分裂意識是一種喜劇意識，在它的衝擊下，現實世界的一切道德良心、政治體制、世俗倫常都土崩瓦解了，在否定性活動中，可以體驗到嘲弄世界和自我嘲弄的快感。它通過對教化世界的揚棄達到一個新世界，但喜劇意識與苦惱意識相通，也是本質喪失的異化形式的意識形態，好比消極的漫畫，以醜惡反抗醜惡，其底蘊仍是悲哀的。拉摩的侄兒正是這種分裂意識的代表。

黑格爾言說的是人類普遍的精神史，臺灣現代派小說則演繹著具體真實的精神悲喜劇，既充滿深重的苦惱意識即自我精神的悲劇意識，也不乏強烈的自我分裂意識即喜劇意識。現代派創作總體上保持了陰鬱破碎的悲劇風格，自我的迷失、異化與超越是現代派苦惱意識的重心所在；現代派存在主義式的現代悲劇認

3 黑格爾著，賀麟、王玖興譯：《精神現象學》下卷，商務印書館 1979 年 4 月，230-231 頁

4 高全喜：《自我意識論——〈精神現象學〉主體思想研究》學林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版，153 頁

同，現代派與浪漫性之間的複雜關係，存在主義的接受與存在焦慮主題的不斷浮現，表現內在精神困境的詭異出格的語言文體探索，以及與自我認同危機息息相關的身體敘述和宗教追尋，都在言說了現代派作家悲劇意識的複雜性。現代派小說的悲劇性要遠遠高於喜劇性，這在客觀上賡續了「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⁵也是由戰後臺灣知識人對歷史、文化與個人命運的痛苦認知所決定了的。相對而言，現代派小說自我分裂意識即喜劇意識的表現層面，較少有人留意。但喜劇意識的自覺滲透，使臺灣現代派小說哀感晦暗的精神世界增加了反諷和批判的力度，這在王文興、王禎和等人的小說中表現得特別鮮明。在這些黑色喜劇性較強的作品裡，我們甚至感受到後現代主義氣息的嘲諷與自我解構。不過，即便是這些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濃濃的悲劇底蘊。現代派小說總體上的悲劇性傾向，真實流露了臺灣知識人情感、人性、文化與歷史的迷失感與混亂，也就是認同的多重危機。

認同危機是戰後成長的一代臺灣人共有的問題，現代派小說家敏感體驗並在敘述中顯現了這種內在危機。這裡說的認同，既有愛里克森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認同內涵，也與查爾斯·泰勒意義上對主體性的理解相關：「就是內在感、自由、個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就是在家的感覺。」⁶即一種自我的根源感。從現代派小說家筆端，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在多重認同危機中的自我追尋有多麼艱難。拔根之苦、失根之痛和尋根之難，根源的真實與虛幻、根源感的本真與自欺，總是現代派作家此生拂之不去

5 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3 頁

6 [加拿大]查爾斯·泰勒著，韓震等譯：《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序言，譯林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第 1 頁

的生命難題，也是我在閱讀和思考現代派作品時反復為其感到痛苦不安的地方。對於那些突然被棄置於故土之外永難回歸的外省籍作家，我以為，怎樣的沈痛與頹喪也是可以想像的。那樣的無所歸屬的感覺最終聚長成一種命運，一種永恆的懷想與渴念。而本省籍作家，雖精神體驗與前者並不全然相同，他們在生存上面臨的艱難也許更為直接，他們同樣也面臨認同的困境和自我根源缺失之迷茫。黎湘萍對本省籍作家陳映真的讀解，就頗為深切地揭示了這種具有典型性的「臺灣的憂鬱」。

另一方面，臺灣現代派小說面臨的自我根源問題，也與臺灣以至世界性的現代轉型密切相關。在安東尼·吉登斯看來，「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⁷ 泰勒則認為，在去魅⁸的現代社會裡，「明顯可理解的宇宙意義秩序已經成為不可能。」⁹ 舍勒也指出：現代社會的轉型，「不僅是人的實際生存的轉變，更是人的生存尺規的轉變。」¹⁰ 現代人已經意識到，現代性的斷裂使人對生存處境和自我本源充滿困惑，陷入價值的迷失，也就特別需要重建一種可靠的根源感。臺灣現代派作家處身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化、個體與民族等多重矛盾中，自然也深刻感受到這種斷裂，他們的小說實踐也隨之呈現出矛盾而複雜的精神形態。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體悟

7 [英] 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4 頁

8 去魅，這個概念原本是席勒提出的，後被韋伯引用說明世界的理性化，即世界的去魔化（Entzauberung），指「世界從具有『魔力』的、神聖的或理念的場域，」被單純看作一個中性的工具化領域。參見泰勒著作第 788 頁，同前。

9 泰勒，同前，第 805 頁

10 引自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 1998 年 1 月，第 19 頁

到尋根和建構現代認同的艱難，但他們仍然努力經由藝術理想的追求來實現自我價值，來尋找精神棲居之地。這方面，泰勒對於現代人「自我感和道德視界之間、認同與善之間的聯繫」的考察，以及對於浪漫和現代主義認同構成的討論，對本論題的討論有所啟發，比如他認為現代主義從兩個方面繼承了浪漫的表現主義，「既反抗分解的工具性的思考與行為方式，又尋求可以恢復生活的深度、豐富性和意義的根源。」¹¹ 臺灣現代派小說家中，白先勇、馬森、王尚義、七等生等人都兼具浪漫氣質與現代主義精神，就頗能體現泰勒所謂的現代認同的根本特徵，即反抗世俗化工具化和對自我根源的不懈追尋。

以文學來紓解認同危機建構自我認同，在作品中呈現作家以及時代的精神現象，這並非現代派文學的專利，從某種程度看，甚至是所有文學共有的特徵。只不過，現代派作品更突出人的主觀性和內省性，更強調表現人的內面世界，因此也更適合運用精神史的方法進行研究。同時，這也是我比較感興趣的觀察視角。

文藝復興以來，個人經驗取代了集體的傳統成為現實的仲裁者，小說不再對神話、歷史、傳說傾注熱情，而是從神與英雄的世界回到了人世生活。與史詩那種共用經驗和民族記憶的集體性書寫相比，個體已從集體的完整性裡脫穎而出，小說無法再持續人類童年時期的言說方式，開始表達個人的知覺和個體的經驗。在本雅明看來，小說注定是孤獨的藝術。但是在盧卡契的眼中，這種個體性書寫依然必須保持一種形式的完整性和思想的總體性，小說應該具有建構現代烏托邦的倫理功能。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契稱小說為史詩的替代，是現代社會的史詩。19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為盧卡契的這種論述提供了依據。然而，19、20世紀之交湧現的現代主義潮流，盧卡契卻無法歸納於他所謂的總體性名

11 泰勒著，同前，第780頁

下。盧卡契認為，現代主義文學過於關心孤寂的人心靈深處的意識活動，「把孤寂視為普遍的人類處境，是現代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所獨具的。」¹² 因此他批評現代派文學中的人物「是一種非歷史的動物。」¹³ 他指責現代主義思想的頹廢虛無，更批評現代主義形式的破碎，在這一點上他與阿多諾形成了對立關係。盧卡契認為，社會的不完整性不能成為小說結構破碎語言破碎的理由，小說應當承擔社會價值整合與人類精神救贖的功能；而阿多諾則指出，假如這個社會和人心本身就已經破碎不堪，那麼小說所表現出的總體性豈不是一種虛妄？

正是從這裡出發，阿多諾肯定了現代主義的正當性與批判性力量。在他看來，現代主義光怪陸離的衰敗、陰暗無序的苦難背後，是常人無法洞察到的憂傷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深深地隱藏在災難和絕望的密碼裡。阿多諾對現代主義最有力的辯護是：現代派小說殘損破碎的形式本身，正與難以整合的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心靈世界同構，在此意義上，阿多諾賦予了現代派小說形式實驗一種哲學的意義。

現實主義是大眾的藝術，以充分反映社會真相與民間疾苦為己任，它擁有一種建立在文學鏡像本質預設基礎上的自信：現實主義能夠客觀地總體地把握現實世界；而現代主義則是小眾的藝術，是典型的知識份子話語形式，是 20 世紀社會悲劇與文化危機在現代人主觀心靈世界的投影。它不再擁有現實主義那種完整客觀地把握現實的總體化自信，相反，它的哲學是建立在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基礎上的現代懷疑論。如果說現實主義的最大功能在於有效地整合時代的徵象，揭示社會現實，以時代的書記員自

12 盧卡契《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袁可嘉等編選《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上卷，第 136 頁

13 同上，第 146 頁